

女子本柔，为母则刚

娘道

Mother's Life

郭靖宇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娘道



Mother's Life

郭靖宇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娘道 / 郭靖宇著. --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
2018.9

ISBN 978-7-5153-5254-1

I. ①娘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5939 号

责任编辑 侯群雄 叶栩乔

装帧设计 刘红刚

内文设计 李 平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1

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37.5

字 数 668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

郭靖宇

河北承德人，著名编剧、导演。主要作品有《刀锋1937》《龙虎人生》《高纬度战栗》《美丽人生》《追》《铁梨花》《王海涛今年四十一》《将·军》《红娘子》《打狗棍》《勇敢的心》《大秧歌》等。《娘道》为其最新作品。

女子本柔，为母则刚。《娘道》讲述了民国母亲柳瑛娘坎坷而传奇的一生，将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的动荡社会生活、黄河沿岸风土人情以及宗族家庭斗争等融合在一起，情节环环相扣，戏剧冲突剧烈。作品以孝悌为核心，以柳瑛娘与五个孩子的聚散离合为主线，串联起母爱与忠孝节义两大内核，彰显着女性特有的柔情与坚韧，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母爱史诗。

责任编辑：侯群雄 叶栩乔

封面设计：刘红刚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女子本柔，
为母则刚。

0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

娘之道，哺而无求，养而无求，舍命而无求。

第一章

山陕之交，大河之畔，有一座县城名叫孝兴。城内最大的富户当属隆家。孝兴多数农民都是他家的佃户，在孝兴周围也有不少隆家的土地，甚至方圆几百里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。孝兴的百姓信奉河神，为求河神保佑，祈祷黄河风调雨顺，每隔十几年，孝兴就要举行一次隆重的祭河仪式，将一名年轻姑娘“嫁给”黄河，被选中祭祀的女孩称为河姑。

灰蒙蒙的天空下，三十个七八岁的女孩子被隆家的家丁、婆子推搡着来到庭院中。一个壮实的婆子大声吆喝：“老夫人到！”四名壮汉抬着一方小榻来到院中，榻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穿着华丽，瘦小精干。这些穷苦人家的女孩害怕被那老太太看上，一个个都往后退着，胆小的甚至吓得哭出声来。

七岁的瑛子站在队伍最后。瑛子一只脚上的鞋已经烂掉，露出了磨出血的脚趾，另一只脚完全光着，直接踩在青石板上。她的眼角挂着泪水，却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，心中像是决定了什么似的，壮着胆子向前走了两步，从躲闪逃避的队伍中挤了出来。榻上的老太太瞥了一眼瑛子，问道：“丫头，你有疯病？”瑛子用余光四处扫着，确定老太太是在问自己，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来：“没……”老太太追问：“那你挤上来干啥？”瑛子怯怯地答道：“……我想当河姑。”隆老夫人笑了，伸出手去抬起了瑛子的下巴颏。瑛子的眼角有一颗泪痣。老太太又问：“她们都不想当，就你一个人想？是不是以为当了河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一辈子太富太贵啊？”瑛子浑身颤抖，没有立刻回答。老太太厉声道：“告诉我，你爹是不是这么骗你的？”瑛子低下头：“我爹……死了，还没钱埋，快臭了……”老太太的表情僵住了，手一松，瑛子的头又顺势垂了下去。壮实婆子一听这话，大声喝道：“晦气！打出去！”两名婆子上前架起瑛子就往外拖。瑛子大声喊道：“奶奶，您就挑我吧，我愿意当河姑！”壮实婆子又呵斥道：“小丫头片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敢管老夫人叫奶奶？快滚，快滚！”隆老夫人突然道：“回来！”已经被拖到了门口的瑛子又被拖了回来。

隆老夫人再次抬起瑛子的下巴颏，仔细端详着：“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为啥想

当河姑？”瑛子被折腾得已经没了力气，一个“饿”字像蚊子哼哼一样从牙缝里挤了出来。隆老夫人皱皱眉头：“说啥？老太太我耳性不好，你大声点！”瑛子使出浑身的劲：“饿！”老太太哈哈大笑：“就你了！”于是，瑛子成了孝兴第一个主动上门的河姑。

一个月后，隆老夫人、隆老爷、隆夫人以及一众族人，来拜祭祖宗，祠堂里黑压压跪倒一片。在祠堂窄窄的小后厅里，摆着一条长长的贡案，贡案上坐着“河姑”瑛子。她换上了专为河姑准备的华丽的服装，像是一尊小活菩萨，但她只对面前摆放的贡品有兴趣。她很怕被发现，可还是鼓起勇气伸手去抓面前的贡品。突然，她抓满食物的手停在半空，因为她发现黑暗中一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小少爷，正盯着她。瑛子的手一松，食物又掉回到贡品盘里。小少爷笑了，做了个鬼脸……

很快，瑛子就又见到了小少爷。有一天，她正用湿抹布跪在地上擦拭着祠堂的地面。祠堂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，小少爷跳了进来，他走向瑛子，瑛子连忙起身。小少爷伸出一只手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包子。包子冒着热气，香味立刻吸引了瑛子，她连忙将湿漉漉的手在衣服上蹭蹭，要去拿包子，可是又停住了——她不敢。小少爷热切地说：“吃这个吧，那些贡品谁知道做出来多少日子了，不能吃的。”瑛子摇了摇头，还是不敢接。小少爷又说：“新出锅的包子，香油和的馅儿，你不爱吃？”这回瑛子没有摇头。小少爷催促道：“吃吧，我知道你饿。”他将包子塞到瑛子的手里，做了个鬼脸，笑着跑了。

此后，小少爷就常常偷着给瑛子送包子。这一送，就过了一年。不知不觉，端午节到了。隆家下人们忙得不可开交，有人抱着整坛的黄酒从后厨而出，有人抱着菖蒲、艾蒿，四处悬挂，还有人在门上挂着五彩缕。

小少爷和瑛子并肩坐在祠堂的台阶上，他把一个粽子递向瑛子，说：“今天不蒸包子，是粽子！”瑛子笑着接过。他又拿出一个绣着茉莉花的香包给她：“今天端午节，戴上这个，会带来好运气！”香包很美，瑛子从没见过，瞪大了眼睛：“啥？”小少爷说：“香包，送给你的！”瑛子一听，笑得无比灿烂。瑛子刚接过香包，门外进来四个婆子和四个家丁，吓得她赶紧往后退。而立之年的隆夫人走进祠堂，板着脸，显得尊贵而霸道。小少爷怯生生地喊道：“娘……”隆夫人并没有看小少爷，只是轻声道：“带我儿子走。”立刻有两人上前把他拉走，小少爷一边走，一边不时扭头往回看瑛子。

壮实婆子躬身询问道：“夫人，怎么处置？”隆夫人沉着脸说：“河姑的命和身子都属于河神。小小年纪就会勾搭男人，万一十四岁以前不清白了，河神怪罪，大河泛滥，老百姓是要遭殃的，我们隆家的百年基业也就毁了！”瑛子不明

白隆夫人说的是什么，只是瞪大了眼睛。隆夫人轻声嘀咕道：“让她知道当河姑的规矩。”

壮实的婆子一挥手，两名婆子从暗处抬出一条长凳，放在祠堂中间，然后不由分说地将瑛子架了起来，摁在上面。瑛子手里的粽子掉在了地上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裤子已经被扒掉。那婆子厉声说道：“记住，你是隆家给大河之神选的河姑！”一板子打在了瑛子的屁股上。她痛得大叫，但手里始终紧攥着那个香包。壮实婆子又抡起板子：“进了隆家祠堂，十四岁以前不许出去，违者勒死！”啪，又一板子打在屁股上，瑛子撕心裂肺地叫嚷着，攥香包的手更紧了。壮实婆子再次抡起竹板：“你的命和身子只属于河神，除了祭拜，不许私下见任何男人！”

板子接连落下，瑛子已经无力叫嚷，只剩下喘气的劲儿忍受着疼痛，但香包仍拽在手里没松……渐渐地，瑛子的眼前变得模糊，昏厥过去。

七年后，黄河之畔，黄河水咆哮声震天动地，瑛子被绑在一个为祭河准备的特殊装置上。十个穿着红肚兜的童男扯着嗓子唱着：

梨花白，嫁衣红
十里地麦黄吹满头
云开道，风来送
娘娘你赶路莫回头

泪珠儿白，月牙儿红
九万里黄河不回头
千里路，万重山
娘娘你一去莫回头

鼓乐齐鸣，隆老夫人、隆老爷以及隆家宗族一众长辈、婆子、家丁、下人以及隆家的大量佃农、乡亲都聚集在黄河边上。隆老夫人跪倒在地，身后所有人都跟着她跪倒在地。隆老夫人祈祷道：“河神，站站脚，带上你的新娘子吧！恭贺河神大婚，保佑我孝兴风调雨顺，岁岁丰收！保佑隆家多子多孙，福寿绵长——”众人跟着大声祈祷着，纷纷磕头。

瑛子流着泪，想着自己短暂的一生，想起那个曾经偷偷跑来给他送包子的小少爷，她还偷偷将那个旧香包戴在身上；她想起那个一生都关在祠堂里的最爱

吃糖的萧姑，她是怎样用慈爱又忧郁的目光看着她……那是前几天的夜里，萧姑将她在怀中，帮她梳着头，带着泪，说：“好日子快要到了，到时候你别哭，别闹。嫁给河神挺好，一闭眼睛就什么都过去了。”她哭着说：“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”萧姑给她擦擦眼泪：“这是河姑的命，你挨不过。”她说：“姑小时候也是河姑，你没嫁给河神，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”萧姑苦笑说：“傻丫头，我不能嫁给河神，是我命不好，赶上了咸丰皇帝驾崩。要知道，不能嫁给河神的河姑，这辈子也不能离开祠堂，更不能出去嫁人！”她不服气，说：“他们说不能出去就不能？我跑，跑出去！”萧姑叹息道：“傻丫头，就算你跑出去了，你的命也改不了，嫁人会克死丈夫，嫁几个克几个。到那时，你的命更苦，还不如顺顺利利地嫁给河神。”她抽泣道：“可是，我真的不想死！”萧姑含着泪说：“死，不是最可怕的，真的，姑羡慕你，你的命比姑好，姑要是能十四岁嫁给大河，又何苦熬这几十年？”

想到这里，瑛子的脸上泪水横流，但她头戴盖头，又有谁能看得到？任她怎么挣扎，都无法挣脱头上那硕大的盖头。

鼓乐声毕，隆老夫人高声喊道：“祭河——”有壮汉上前开始祭河典礼，准备将瑛子扔进黄河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一阵马蹄声。热闹的黄河畔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那马蹄声越来越近，渐渐变得震耳欲聋。

五六十匹骏马组成的马队，向着黄河之畔奔来。隆老爷大声喝道：“不好，是七十二寨的马贼，抄家伙！”家丁纷纷从腰间抽出刀来，还有的拿出了土枪。可是已经晚了，转眼间，马贼已经到了近前，他们手里个个都有家伙，远远地就有人开枪，家丁们纷纷中枪倒地。隆老爷慌了，喊道：“保护我娘！”有几名婆子连忙上前架住老太太就走，老百姓也四处奔逃。

红盖头下的瑛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她甚至连哭都不敢哭，只能静静地听着。突然，一匹骏马奔来，马上之人抬手一刀，割断了捆绑着瑛子双手的绳索。瑛子的手得以解放，她拽下了红盖头，露出了凤冠、霞帔，接着，她连忙去解身上的绳索。正仓皇逃离的隆老夫人发现瑛子得脱，大吃一惊，大声喝道：“快去，把河姑推到河里边去，千万不能让马贼把她糟蹋了！”那壮实婆子得令就冲向瑛子，扑到轿子边。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那婆子后胸中枪，血溅在瑛子的脸上。瑛子吓得大叫一声，手足无措。

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土匪从马上翻身下来，说：“新娘子长得真俊哪，这么小，准是黄花大闺女，归爷了！”说着，他就要上前去抓瑛子。瑛子被吓得连连往后退。隆老爷从地上拾起一把枪来，瞄准那土匪就是一枪。可子弹偏了，络腮胡土匪吓得一哆嗦，连忙回头，从腰间拽出短枪来，砰砰砰，连开几枪，隆老爷

中弹倒地。那满脸络腮胡须、相貌丑陋的土匪又狞笑着走向瑛子，瑛子吓得花容失色，连连向后退。突然，她踩空了，整个人跌入了黄河。一身红袍的瑛子瞬间便被黄腾腾的河水吞没了……

伴随着一声惊叫，瑛娘从梦中醒来，她直挺挺地坐起来，满头大汗，手里还拿着缝口袋的针线筐箩。六岁的大女儿盼娣转过头来，说：“娘，你做梦了？”瑛娘有些恍惚，看向盼娣，发现她正和四岁大的招娣在炕上扔口袋。她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说：“都过晌午了，你们两个丫头怎么不叫娘起来给你们做饭？”四岁的招娣笑道：“叫了，娘不醒。”瑛娘有些含糊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干着干着就睡着了，还做梦……”她摇了摇头，起身去做饭。忽然，她转身问两个女儿：“丫头，你爹走了几天了？”盼娣伸着两个手指。瑛娘又问：“他说几天回？”二女儿招娣嘴快，伸出一个巴掌：“五天！”瑛娘点了点头，打开米缸，缸里只有少许小米，她盛出了一瓢又倒回一半，然后加在锅里。

很快，瑛娘做好了饭，炖了一锅窝瓜，一人一碗粥，还有玉米面馍。孩子们吃得香甜，瑛娘不停地做着针线活，却忍不住哈欠连天。她自言自语道：“老犯困，干啥都没精神。”盼娣边吃边说：“娘，困，您就睡。”瑛娘笑笑：“那可不行，大白天的睡觉，不成病秧子了！”

第二天，瑛娘带着盼娣和招娣在院子里玩扔口袋，正玩得起劲儿，她突然又一阵干呕。招娣着急地问：“娘，你咋了？”瑛娘扶着额角说：“娘有点儿头晕。”招娣问：“娘是不是没吃饭，饿的？”瑛娘摇头。盼娣说：“您不舍得吃饭，准是怕我和妹妹吃不饱。”瑛娘笑了：“瞎说，咱们家有的是粮食，娘就是不想吃！”又一阵干呕袭来，瑛娘抬头看见挂在墙上的一串晾干的红辣椒，迫不及待地拽下一根来，放在嘴里干嚼。辣椒辣得钻心，可她却嚼得挺香，嚼着嚼着，她突然笑了起来。盼娣端着一碗热茶出来：“娘，喝水。”瑛娘的笑容更深了，摇摇手：“不喝。”盼娣疑惑地说：“娘，你咋这么高兴啊？”瑛娘说：“别人是酸儿辣女，娘跟她们都是反的！怀你们姐俩的时候，娘老想酸口，馒头都得蘸着老醋吃，可这一回想吃辣的，肚子里准是弟弟！盼娣、招娣，娘给你们取的名字没白起，真把弟弟给招来了，盼来了！快，快，快对着娘的肚子叫弟弟，快叫！”盼娣和招娣就对着瑛娘的肚子叫着：“弟弟！弟弟！”瑛娘看着门口，不觉双目含泪，低声说：“要是你们爹知道了，该多高兴啊！”

正在这时，院门被推开了，一个中年女人走了进来。瑛娘问：“这位大婶，您找谁啊？”那中年女人上下打量着瑛娘，说：“找你。”瑛娘神色疑惑，说：“我看着您眼生，是不是找错门了？”中年女人说：“错不了，我就找你，你姓孙？”瑛娘解释道：“是，娘家姓孙，我当家的姓……”那中年女人一挥手：

“你当家的姓什么我知道，不用你多嘴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不像个狐狸媚子啊，怎么缠上我家二少爷的？”瑛娘一愣，说：“谁是你家二少爷？准是找错门了，请您出去！”没想到又有两名大汉抬着一把太师椅进来了。椅子放在院子中央，中年女人大摇大摆地坐下。两名大汉也不出门，就站在中年女人的身后。

中年女人坐定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姓余，是隆家的大管家……你明白我的来意了吧？”瑛娘一皱眉头：“隆家？哪个隆家？”余管家冷笑道：“这方圆几百里，不知道皇帝老子是谁的饿不死，不知道孝兴隆家的怎么活？”瑛娘一愣，“孝兴隆家”这四个字对她来说太有杀伤力了，她不禁向后退了一步，两个女儿紧紧地围在母亲的身旁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半晌，瑛娘缓过神来，吃惊地问：“孝兴隆家？孝兴隆家跟我有啥关系？”余管家冷哼一声：“装蒜，缠住了我家二少爷，还给他生了两个丫头片子，都这么大了，你不会想跟我说，你不知道你嫁的男人姓隆，是孝兴隆家的二少爷吧？”瑛娘惊诧不已，瞠目结舌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！我……我男人姓纪啊？”

余管家稳坐太师椅，慢条斯理道：“开个价吧，隆家不差这俩钱儿，我家夫人说了，既然被你讹上了，就让你心满意足，成全你！好歹生了俩丫头片子，哪能让你们受穷啊？”瑛娘根本没听进去余管家说什么，还在惊讶中：“不可能……我孩子爹怎么可能是隆家少爷，不可能……绝对不可能！”余管家指着瑛娘的鼻子，轻蔑地说：“不开价？够有心计的。那我可说了，我一张嘴，准保是你祖宗八代都没听过的数！你站稳点，别吓一跟头。”话没说完，盼娣忽然把一碗热茶就泼到了她的脸上。余管家恼羞成怒，呼地站了起来。瑛娘连忙护住女儿：“盼娣，你爹怎么教你的，进门就是客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对不住……这位大婶儿，真对不住，闺女还小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大婶，我孩子她爹姓纪，绝不可能是隆家的二少爷，绝对不可能！您找错门了，您再去别的地儿找找吧，别耽误了您的事儿……”余管家根本不听辩解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收起你这一套把戏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怎么着，以为我治不了你是不是？我这就去报官，告你拐骗二少爷，看看官府治你什么罪！”她用手抹了一把脸就往外走。瑛娘想追上去解释，可又一阵恶心袭来，连忙跑到一旁，护住肚子干呕着。已经到了门口的余管家回头看看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隆家大院，隆夫人拉着隆继宗的手，有些激动：“继宗，娘想好了，我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你回来了，今后，隆家就都交给你了！”隆继宗是听说母亲生了急病，这才赶回来的。眼见隆夫人好好的，他没接话，反而问：“娘，不是还有大嫂吗？”隆夫人只好开口解释：“如今这家里，娘想做什么事，都得想想

你大嫂会不会不高兴……唉……真是一言难尽。”隆继宗问：“大嫂怎么了？”隆夫人叹了口气：“这几年，她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你大哥走了，你和老三又都离开了家，这眼见着家里没有男丁继承家业，我就想让她在隆家宗亲里抱养一个男孩，可她非要抱养自己的娘家侄儿。你是知道的，那女人是河西万家的，你太爷爷还在世的时候，咱们隆家和他们万家就一直争来争去，快一百年了……现如今，她这么做，摆明了就是要霸占咱们隆家的家业。真要是让她得了逞，为娘怎么对得起你爹，怎么对得起隆家的祖宗！”隆继宗听到这一切，也有些吃惊。隆夫人急切道：“儿啊，娘现在可就指望你了，将来娘会把整个家都交给你，你也得赶紧为隆家延续香火！”隆继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一见他没反对，隆夫人连忙开口：“娘给你说了一门亲事，是桐城洪家的小姐，媒人替你相过了，人长得漂亮，知书达理，富贵相，多子多福的命！”隆继宗急了：“娘，您说什么呢，难道我没写过家书，我已经娶了媳妇了！”隆夫人说：“我的儿啊，在外面瞎胡闹的事儿不算数。我知道，那个村姑生了两个丫头片子，放心吧，娘会把她们安顿好的！”

隆继宗撩起衣襟，跪倒在地：“娘，我娶的媳妇是个村姑，虽上不得厅堂，却对我有恩。那一年我病倒在古风村，要不是她，我早就死了。这些年，她对我不错。我们在乡下过活，无论是抡锄头种地，还是挑水担柴，她从来都没让我干过。虽然还没给我生个儿子，但两个闺女聪明懂事儿，我是真心喜欢。您让我休妻，我万万做不到。”隆夫人说：“可是儿啊，娘私自作主，跟洪家提的这门儿亲，可不能反悔。洪家，咱得罪不起！”隆继宗把脸沉了下来，起身道：“娘，您又在骗我！我奶奶说过，普天之下，除了皇上老子，我们隆家谁都不怕，什么桐城洪家，听都没听说过，怎么就得罪不起了！”隆夫人无奈地解释道：“儿子，你是不知道，咱们孝兴新来的县长先生姓洪，名凌志，桐城人。我给你说的就是他亲侄女。这位洪家小姐，是个新派，在省城念过大学堂的，听说咱们家提亲，自己跑到孝兴来了，你要是不见，县长先生的面子往哪搁，还不得恨上隆家！现在是民国了，在孝兴，县长官最大，要是得罪了他，隆家可没好。要是和县长结了亲家，那咱们隆家以后的各样生意，还不都如鱼得水？继宗，你从小就懂事，可得顾大局，娘给你跪下还不成？”说着，隆夫人竟也跪在他面前。

隆继宗万般无奈，只能去与洪小姐“相亲”。两人相对而坐，洪凤鸣秀外慧中，果然是一派新式做派，毫无扭捏羞涩之意。隆继宗一直板着脸，沉默不语，气氛很尴尬。无奈之下，洪凤鸣自己找起了话茬：“隆二少爷，我第一次来孝兴，这里有什么好玩的，您给我讲讲吧！”隆继宗抬眼看了一眼她，说：“好玩的？我女儿最好玩！”洪凤鸣一愣。隆继宗缓缓地说：“老大六岁了，唐诗三百

首会背一百多首，大字写得也好，没用过毛笔，我一直用木棍在地上教她。”洪凤鸣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“我二女儿四岁，调皮得很，像个男孩子，成天在床上、地上翻跟头打滚。”说着说着，他露出了笑容，回忆起清贫而快乐的从前。洪凤鸣半天才缓过神来：“噢，原来……隆二少爷是丧偶啊，这个媒人倒是没说，最好别让我叔叔知道，他会不高兴的。不过我倒是不介意，您的两位千金一定很漂亮吧，将来我可以教她们弹钢琴。”隆继宗没想到她居然这么想得开，只好狠了狠心，厉声道：“谁说我丧偶？我孩子她娘活得好好的！”这回洪凤鸣可真急了，她一下站了起来：“什么？你们隆家成心戏弄我！”

过了几天，有几个官员来到县长办公室汇报情况。洪凌志问：“粮食发了霉还要卖？就没毒死人吗？”众人摇着头。一个官员说：“隆家粮栈已经把发霉的粮食销毁了，钱也退了。”洪凌志继续发难：“那有没有给政府个交代啊？”众人都愣住了。秘书明白县长的意思，连忙道：“隆家仗着有钱有势，根本不把政府放在眼里！”洪凌志哼了一声。一个老学究摇着脑袋道：“洪县长不要生气，论官职您就是个七品。他们隆家祖上出过二品大员，连朝廷派来的巡抚都不放在眼里。”洪凌志说：“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几品官，什么朝廷！”老学究立即不敢言语了。洪凌志发了狠：“我还不信治不了他们！我听说隆家上上下下一百多口，是吧？”秘书点头。洪凌志指着秘书说：“你，去给我找两个隆家的下人来，让他们替政府盯着，隆家但凡有一点违法乱纪，赶紧来汇报！”秘书连忙点头：“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

与此同时，隆夫人将回来禀报消息的余管家训斥了一顿：“古风村老绝户孙老头子的养女，老两口死了，连门撑腰的亲戚都没有，这么个乡下女人你都收拾不了？”余管家有些结巴了：“夫人，您别生气，隆家想收拾谁收拾不了啊，只是，只是那女人……”隆夫人呵斥道：“结巴什么？”余管家说：“她又有了身孕……”隆夫人闻言一激灵，站了起来。余管家说：“前两回生的都是丫头，这回万一……”话未落音，隆夫人急急说道：“万一怀的是个儿子，隆家就有后了！快去，把二少爷请来！”

很快，隆继宗被请到了客厅里。隆继宗说：“娘，求您快放我走吧，孩子小，我这当爹的从来没离开过她们，真怕说好的五天到不了家，孩子会哭会闹的。”隆夫人说：“既然这么惦记，就把她们都接来吧！”隆继宗一愣：“您说什么？”隆夫人放软了语气：“之前是娘错了，逼你离家出走。现在你在外面既然已经成了家，让你休妻你又不舍得，那就都接回来吧，反正是一家人嘛！”隆继宗反而迟疑起来：“这……不好吧。咱们家的规矩我是知道的，瑛娘跟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，再说，我们一家四口在古风村挺好的。”隆夫人叹道：“儿子，

你不看娘的面子，也要看隆家祖宗的面子吧？祖宗家训，知恩报恩，她救过你的命，又给你生了俩闺女，该把人家接回来！”隆继宗还是不敢相信，追问道：“真的？”隆夫人点了头：“那是，娘这就让管家多套几辆车，敲锣打鼓地把她们接来还不行吗？”隆继宗终于露出了笑容。

回到古风村，安排好了孩子们，屋里只剩下了瑛娘和隆继宗。瑛娘问：“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隆继宗愣了：“我何时骗过娘子？”瑛娘说：“你一直说你姓纪。”隆继宗叹了口气：“我叫隆继宗，因为赌气才离开了家。离开了，还提那个姓干什么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”瑛娘生气地说：“还说不是故意骗我？你既是隆家的二少爷，你……你难道不认得我？”隆继宗皱了皱眉头：“我当然认得你，你是我的娘子啊！”瑛娘说：“不对，我说的是十年前。我把你背回家，那个时候我就说觉得你面熟，仿佛见过。你一定也认出了我，可是你 just 不说，有意骗我，一骗就是十年！”隆继宗更加疑惑：“你说过的话我倒是记得，可是，我又怎么有意骗过你啊？”瑛娘咬了咬牙，忽然跪下。“娘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隆继宗赶忙扶她起身。瑛娘说：“谢谢您，这些年对我这么好，您回去吧，我们娘儿仨在这儿挺好的，饿不死。”隆继宗板起脸说：“都怪那个姓余的婆娘，看把你吓的。”瑛娘叹了口气：“怪人家做什么，要怪，只能怪我。”隆继宗一愣：“娘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，说的什么怪话？”瑛娘说：“二少爷，您难道真的把我给忘了吗？昨天我想了一宿，终于明白为什么见到您就觉得面熟。那是因为……以前在隆家，我们常见面。您是这辈子，第一个对我好的人。”隆继宗难以置信。瑛娘娓娓道来：“那个时候我七岁，您比我小一点儿，应该是六岁。我被关在祠堂里，您常送包子给我吃。新出锅的，香油和的馅……”隆继宗更是一头雾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都糊涂了。”瑛娘抬起头来：“您哪里是糊涂啊，您……您是装糊涂！自从那年端午节，你娘发现了我们……我挨了打，您就再也没来过祠堂。您忘了？”隆继宗努力回想，却还是想不起来。“二十年了，二少爷走南闯北，不记得我这个卑贱的人，我不怪您，可是，我一直戴着它……”瑛娘从怀里拿出绣着茉莉花的香包，那香包历经了二十年，已不再光鲜亮丽，“二十年了，我随时都能闻到茉莉花的香味……”

隆继宗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瑛娘笑了：“您送我的呀——”隆继宗也笑了：“真的？我们小时候认识，我还送过你礼物？我们在哪儿认识的？”瑛娘望着他，也有些迷惑了：“二少爷，您真忘了？我就是当年的河姑瑛子啊！”隆继宗一下子愣了。“我十四岁那年本该祭大河淹死的，却捡了一条命。河姑是不能嫁人的，可是我又偏偏遇到了您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请您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

上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”隆继宗打断她：“等一等，河姑？我好像是记得有个河姑，对，没错！爹和奶奶被马贼害死那一年，是跑了一个河姑，当时我还替她高兴来着。”瑛娘睁大了眼睛。隆继宗看她惊异的模样，继续说着：“难道不值得高兴吗？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扔到黄河里去，那是多么残忍的事情。我现在也有了女儿，谁敢拿我的女儿当河姑试试，我非得跟他们拼命！”瑛娘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隆继宗又问：“我记得谁跟我说过，那个河姑脸上有一颗痣啊。”

瑛娘用手指着自己的脸，那地方有个浅浅的印记，说：“当年我被黄河水冲到岸上，干爹干娘收养了我，我就把身世告诉了他们。干爹怕别人认出我，就让娘帮我蚀掉了这颗痣，我也就跟着干爹姓孙了。”隆继宗用手摸着瑛娘的脸，笑了：“咱娘真是好手艺，蚀掉了痣，只留下这么个浅浅的印记。”瑛娘却狠下心来：“二少爷明白了吧，我不能跟您回隆家。我是河姑，河姑的命属于大河，不能活过十四岁，更不能嫁人！当初我不想死，是没活够；现在我不能死，因为我成了两个孩子的娘。孩子们还小，不能没有娘啊！”隆继宗安慰道：“好了，别怕。既然你娘已经帮你蚀掉了痣，连我都没认出你来，别人又怎么能认得出来？再说了，真有人认出来，你也不认账，天下长得像的人有的是。你没看见外面那几辆车，都是来接你的。咱们要风风光光地回家，也算为你补办婚礼了。”见瑛娘仍然有些迟疑，隆继宗吓唬她：“告诉你吧，隆家现在全都指望我了，他们是求着我回去的，两个女儿我是必须得带回去的，你不跟我回去，不怕我娶了新媳妇虐待你闺女？”瑛娘连忙上前央求：“孩子她爹……”隆继宗哈哈大笑，拦腰抱住她：“放心吧，以后隆家我做主，你是我媳妇，谁还敢难为你！”

隆继宗回古风村的时候，大少奶奶隆万氏的心腹王婆子也悄悄地跟来了，混在围观的人群中。王婆子定定地看了瑛娘一会儿，忽然溜出人群，朝着孝兴的方向去了。一回来，她就火急火燎地向隆万氏汇报。隆万氏听完，眉毛一挑：“竟有这等事？王婆子，你有多大把握？”王婆子挺了挺胸脯：“九成！大少奶奶，您派我去可派对了，瑛子七岁被老祖宗选中，每月初一、十五，都坐在那儿当活菩萨，我们得给她烧香磕头。好几年哪，我见过她一百多面，那还能看错了？”“我说的嘛，堂堂隆家二少爷居然被一个村姑迷上了，十年不回家，原来是个妖精啊！哈哈……”隆万氏痛快地笑了几声，就赶忙来到隆夫人的住处报信。

隆夫人板着脸说：“让继宗带媳妇、闺女回家，是为娘定的，你不答应？老大媳妇，这个家，还轮不到你做主吧？”隆万氏诡异地笑着：“看您说的。您是婆婆，有您在，啥时候也轮不到我做主啊！”隆夫人白了她一眼。隆万氏凑近接着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咱们隆家是最讲规矩的。老二这个乡下媳妇啊，没名没